

洛特曼文化符号学视野下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

(新加坡) 王润华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洛特曼 (Ю. М. Лотман, 1922—1993) 是世界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文化学家、符号学家、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的奠基人和领袖人物。从 60 年代起, 洛特曼开始用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各种艺术和文化文本,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学理论体系, 从而为研究文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一种有效的方法。他在《思维世界》(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一书中对文化对话机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 吸收外来文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当两种异质文化相互接触和交流时, 文化接受的过程依次为: 1、外来文化依旧保留“他人的”形态, 在接受方的文化中被认为是高势文化, 而自己先前的文化被看作是低势文化; 2、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相互改造, 相互适应; 3、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 4、在同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 接受方开始产生新文本; 5、文化接受者变为文化输出者。但是, 在实际的交流过程中, 并非上述所有五个环节都会出现, 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是必须遵循的。

洛特曼还指出, 要使对话能够进行, 需要具备有利的历史、社会和心理条件。除此之外, 还要有一个前提: 双方对交换信息抱有兴趣。这里既有外部条件即客观条件(历史、社会条件), 又有内部条件即主观条件(交流双方),

前者是前提，后者起决定性作用，而外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影响程度究竟有多大和效果如何关键取决于接受者自身，取决于接受者的心理、接受者的态度、接受者的实践能力及自觉的程度，文化接受不是自然而然的过程，而是非常复杂的，需要发挥接受者的主观能动性。

17世纪，俄国开始与西方接触，聘请一些外国专家到俄国，引进西方的技术、文化艺术，异质文化开始进入俄国。但是，与西方文化进行大规模的、全方位的交流与对话的大幕是18世纪由彼得大帝开启的。彼得大帝对西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身体力行率先主动学习西方，并强行把俄国拉上西化的道路。18世纪俄国基本上局限于盲目接收西方文化。到19世纪，1812年反法战争的胜利使俄罗斯人的民族意识和个人意识空前觉醒，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是文化发展的大好契机，俄罗斯民族抓住了这一契机，贵族精英阶层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认识到自己肩负的使命，进而达到实践的文化自觉，造就了一大批的杰出人物，出现了文学艺术繁荣、思想迭出的景象，促成了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高涨，迎来了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从此俄罗斯文化开始走向世界。

吸收“他人”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都要把世界分为内部的（自己的）和外部的（他人的）。被一种文化认可的东西，就是自己的、安全的、井然有序的、自然的，而与之相对的东西则是异己的、危险的、混乱的、敌对的、陌生的。因此，洛特曼认为，两种异质文化接触交流时，通常首先会发生冲突。这在18世纪的俄国表现比较

突出。从彼得大帝开始，18世纪的俄国统治者们通过各种和平方式、强制性手段使俄国走上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之路。彼得身体力行，带领使团出访欧洲，广泛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和欧洲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此时文化交流的目的主要是作为后起之国的俄罗斯想要引进和接受欧洲先进的文化。回国后彼得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除了建设新军队、新工业，彼得还进行了许多文化改革。如：他强制国民改换装束、剃掉胡须，经常在宫廷内举办大型舞会和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大肆酗酒，强迫妇女参加社交活动，公开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些与俄国的传统文化格格不入，是传统的东正教文化所不能容忍的。在俄罗斯，传统文化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秩序主要是通过教会仪式确立并加以巩固的。彼得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仪式进行了改革，形成独特的非宗教崇拜，如凯旋入城仪式、舰队的下水典礼等各种各样的庆祝仪式，从而使传统观念威信扫地。他强迫并引导贵族阶层学习西方文化，如他们说话、读书、写字都用法语，并为子女聘请英国、德国和法国教师，通过这些西方人向他们传授、灌输西方的文化知识。彼得说：“你们在那里看到的文明是艰辛劳动的结果——值得无数世代为之付出代价的科学和艺术！要想弄懂这些，条件是：你们得抛弃自己的偏见，不要死死抱着自己野蛮的过往不放，不要抱残守缺，而应把各族人民创造的业绩、人类理性在全世界创造的财富当成自己的目的”。从那时（即彼得一世）起，俄罗斯唯一要做的就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西方，忙着吸纳从那里涌来的新潮，从中汲取营养。

起初，彼得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俄罗斯人的反对和抵抗。但是，在实行专制制度的俄国，“国家君主不仅可以合法地要求公民去做一切有利于国家的事

情，而且可以要求公民去做君主喜欢的一切，只要这些事情不危害人民，不违背上帝的旨意。而人民在君主面前一无所有，他们赋予君主一切权力。所有的宗教和非宗教礼仪、移风易俗、衣服和房屋的使用、婚丧嫁娶的程序和礼仪等等都由君主决定”。¹就这样，在彼得的强制之下俄国被迫走上了西方化的道路。

总之，彼得采取多种文化措施，事无巨细，小到日常生活习俗、大到文化科学艺术都极力使俄国国民模仿西方，大量学习西方文化，翻译并出版了许多西方书籍，到1800年，几乎绝大多数欧洲学术、科学和文学类名著都已经有了俄译本。聘请了许多外国专家到俄罗斯任职，因此，俄国通过各种手段成功地引入了西方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习俗。随着西方文化越来越多地进入俄国，贵族阶层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渐渐地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认为西方文化优越于自己本国的文化，于是掀起学习西欧文化的热潮，相反，他们对本国文化（专制制度除外）持鄙视的态度，认为传统的俄国文化是农民文化，是无知，是野蛮，是落后。

洛特曼认为，彼得一世之后的俄国贵族不只是改变了传统的日常生活规则，不只是对它们修修补补，而是“改变了古罗斯全部的符号体系”（利哈桥夫语），彻底放弃了旧的价值观，并代之以欧洲的文化价值观，因为在他们看来，先前的生活标准是错误的。欧洲的文明特别是法国的一切对俄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俄国贵族有的甚至不会说俄语只会说法语，只阅读外文书籍，而不读俄文书。“服装是法国的，思想是法国的，感情是法国的”，他们把法国当作老师和神灵，认为巴黎就是天堂。²“彼得大帝时代和后彼得时代，俄国贵族在自己的祖国感

¹ В. М. Живов. *Культурные реформы в систем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петра I //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ом III*, Москва, 2000, с.528.

²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刘辽逸译，《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608页。

觉自己就像外国人：在他们眼里‘外国的生活方式（即西方的）’成了标准，外国的生活方式才是‘正确的’生活方式”。³他们认为，外来的西方文化是标准，是强势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可以说是全面引进，不加甄别盲目接受，而认为俄国本国文化是农民式的，是低势文化，应当抛弃，应当与传统彻底决裂，接受欧洲的新价值观。这是洛特曼所说的接受外来文化的初级阶段。

“他人”文化与“自己”文化融合

“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是 19 世纪的现象”。⁴ 1812 年法国拿破仑入侵俄国，卫国战争爆发。反法和爱国的思潮弥漫了整个莫斯科。俄罗斯贵族阶层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感情。拿破仑的入侵客观上等于强行给俄国注入了一针清醒剂，一方面，俄国贵族长期受西方文化浸染、熏陶，已经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认同感，突然之间却遭到自己崇拜的法国（所谓的“自己人”）的野蛮入侵，使俄罗斯民族的文化心理又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开始质疑自己对西方文化的认同究竟正确与否，开始区分“他人的”文化和“自己的”文化，重新审视外来文化（主要指法国文化）和本民族传统文化。他们决心“跟法国人决裂”，“不上法国剧院”，⁵“有的人把烟斗里的法国烟草抠掉而改抽俄国烟叶，有的人烧掉几十本法文小册子，有的人拒不喝法国斐特酒而喝俄国酸白菜汤。大家发誓不再说法国话，大声颂扬波热尔斯基和米宁”⁶；另一方面，反法战争的胜利以及随后反法同盟军西征，使俄罗斯的民族热情高涨，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民族自豪感大大增强。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的亚历山大·别斯图热夫在一封信中写道：“拿破仑

³ И. В. Кондако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2007, с.180.

⁴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自我认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8页。

⁵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刘辽逸译，《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87页。

⁶ [俄] 亚历山大·普希金，《罗斯拉夫列夫》，<http://www.my285.com/wgwx/zpj/pxj/09.htm>.

侵入俄国后，俄国人民才首次感到自己的力量、独立的感情，开始是爱国主义的，后来是人民的感情这时才在每个人的心中苏醒。这就是俄罗斯自由意识的开端”。民族意识觉醒、爱国主义热情高涨势必导致俄罗斯贵族精英对民族的历史和未来的命运、国家和民族的进一步发展等问题进行越来越多的思考，对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重新进行审视，从而意识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们从文化反省、文化反思走向文化自觉，掀起发展民族文化的浪潮，促成了 19 世纪俄罗斯文化的空前发展和繁荣。

根据以上分析，俄罗斯社会当时所处的客观历史条件、现实处境使那些善于思考、关注俄罗斯命运、有历史使命感的俄罗斯贵族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任，他们不再满足于盲目接受外来文化，而是开始客观、冷静、理智地加以审视，有选择性地吸收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部分，将其熔铸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当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空前繁荣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正如别林斯基所言：“我们现在是欧洲主义的学生，我们已不想成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而想成为具有欧洲精神的俄国人”。⁷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照搬欧洲，而只能成为欧洲文化培育下具有民族特点的俄国人。具体到文化来讲，他们认为，应该在吸收欧洲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创造出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这是文化接受最为关键的阶段。

民族文化大发展

卫国战争激发起俄罗斯人民空前的爱国主义热情，战胜拿破仑被视为防止异族奴役的民族胜利，促进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此时，许多贵族精英对民

⁷ [俄] 索洛维约夫·Вл 著，贾泽林等译，《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66 页。

族性问题进行过论述。普希金认为：“气候、政体、信仰赋予每个民族一幅独特的容貌，这副容貌在诗歌的镜子中多少有所反映。这里有思想和感情的方式，有许多只属于某一民族的风俗、迷信和习惯”。⁸ 还是在 19 世纪 20 年代中期的评论文章中普希金就特别强调俄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价值，并且认为，对文学来说，民族性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不仅限于从祖国的历史中选择素材，它还应该反映民族的生活方式，反映民族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特性的总和。同普希金一样，许多俄国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发展民族文化。无论在历史、文学、音乐、雕塑等领域，还是其它文化领域，有的是从本民族的历史、神话中等取材进行创作，有的是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精神的形象，有的创作体现了本民族的深层思想观念、民族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等，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对生活和自然的态度与看法。总之，许多创作都渗透着俄罗斯特有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体现了民族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中世纪时，俄国只有编年史，没有系统的史学。18 世纪，俄罗斯开始对研究民族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历史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在同欧洲国家越来越多的交往中俄罗斯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在文化上同欧洲平起平坐，就必须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有全面的认识与把握，1812 年的卫国战争使他们这一愿望变得更加强烈，于是一些有教养的人开始了文化寻根。历史学家卡拉姆津对此所做的贡献功不可没。从 1818 年到 1826 年由卡拉姆津用俄语编撰的十二卷本《俄罗斯国家史》终于全部出版，这些著作上起远古，下至 17 世纪，记述了从古代罗斯一直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全部历史。书籍刚一出版，便引起轰动，许多人欢呼雀

⁸ [俄] 卢永选编，《普希金文集》第七卷，张铁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第 151 页。

跃，争相阅读，“就像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卡拉姆津发现了古罗斯”，⁹从此俄罗斯成了拥有自己历史的国家。原来，它也同其它国家一样，有着丰富而独特的民族文化，而不是空穴来风。

1818年在莫斯科红场上库兹明·米宁和德米特里·巴扎尔斯基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这是莫斯科市的第一座纪念雕像。雕塑家马尔托斯把这两位俄罗斯民族英雄的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体现了他们崇高的公民意识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建造纪念碑不仅是为了纪念17世纪把莫斯科从波兰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这两位民兵领导人及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更重要的是为了纪念刚刚过去的卫国战争和反击拿破仑的丰功伟绩。彼得堡总参谋部大厦的凯旋门也是为纪念1812年战胜拿破仑而建造的。这些文化现象表明：此时的俄罗斯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他们格外关注自己祖国的历史，从中挖掘出民族的精华，塑造本民族英雄形象，倡导俄罗斯民族精神。

国歌是识别国家的符号之一，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它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19世纪以前，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国歌。进入19世纪，俄罗斯越来越感觉到创作完全属于自己国歌的重要性。1815年，当英勇的俄国人战胜拿破仑的喜讯传遍整个俄罗斯时，瓦·安·茹科夫斯基根据英国国歌曲调填词而成的颂歌《俄罗斯人的祷告》诞生了。当时，俄罗斯是欧洲强国，而欧洲共有25个国家借用英国曲谱，这多少使俄国人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使他们觉得自己还算是个“正常的”国家。在1818年，这首颂歌被正式确定为俄罗斯国歌。但是到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越来越远离欧洲，对于长期借用英国曲谱作为国歌

⁹ 转引自 Л. Г. Березовая, Н. П. Берляков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Москва, 2002, с. 331

这件事俄罗斯人耿耿于怀、倍感难堪。1833年由茹科夫斯基作词、音乐家利沃夫作曲的完全属于俄罗斯人自己创作的新国歌《上帝呵，请保护沙皇》正式启用。

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开始表现出对俄罗斯民俗——民族文化之根的关注，这种情形在此之前不曾有过，俄罗斯民俗学也因此而诞生。1804年由丹尼洛夫收集的俄罗斯第一本民俗集《古俄罗斯诗集》出版。1811年莫斯科大学成立了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在收集和普及民俗材料方面该协会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三、四十年代俄罗斯才开始对民间创作进行系统研究。基列耶夫斯基（П. В. Диреевский）是最早的民俗学家之一，还有许多文学家也参与了收集工作，如普希金、果戈里等。达里（В.И. Даль）一生都致力于收集神话、民歌、谚语、俗语，且成绩斐然。民俗学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精英文化。

格林卡被誉为“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音乐作品有的选材于俄罗斯历史，歌颂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充分表现出俄罗斯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自己民族历史的尊重，充满了对自己祖国、人民和俄罗斯大自然的热爱，具有饱满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创造了俄罗斯民族歌剧，民族器乐音乐……俄罗斯民族的浪漫曲”。

在思想界恰达耶夫写出了《哲学书简》，对俄国的历史和现实进行评判，描绘了理想的未来社会，表明俄国初步具有了自省意识、对民族文化的批判精神和思辨传统。

普希金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普希金的作品《罗斯拉夫列夫》中人们责备俄国几乎没有好的作品，因此人们只能从外国书

籍中汲取营养。别林斯基也曾说：“我国的文学直到普希金之前仍是处处模仿他人、毫无光彩，引不起外国人一点兴趣的东西”。¹⁰正是普希金改变了这一状况，从普希金开始，俄罗斯文学开始赢得世界声誉，跻身世界先进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叹服道，在普希金的创作中，到处都能“感觉到对俄罗斯性格的依赖、对这种性格的精神力量的信赖，以及对俄罗斯人的期望”。普希金以鲜明独特的民族文化意识、风格和语言充分展现了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精神特质，他向世人证实了俄罗斯人有力量和能力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俄罗斯文化。他把俄罗斯文化推向世界，让世界看到俄罗斯文化独具一格的风格和魅力，并且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承认。

上述所有成就都是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的产物，展现了俄罗斯的民族特色和独特性。独特性体现在发展的高级阶段。

综上所述，19世纪俄罗斯文化之所以得到空前繁荣、进步和发展，成为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原因在于俄国能够以开放的胸襟接纳西方文化，并在与西欧文化对接与融合的基础上对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进而在文学、音乐、雕塑艺术、历史、民俗文化等诸多方面开展创造性活动，挖掘民族文化精华，使俄罗斯民族文化得到空前发展，从此俄罗斯文化有了世界回应能力，俄罗斯文化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正如别林斯基所说：“他（指俄罗斯）的生命力一旦被激活，必能用自己胜利的巨响向欧洲宣布自己的觉醒”。这时文化主体已从单纯的接受者变为文化输出者。

当前，全球化大背景下，异质文化间的碰撞和交锋越来越频繁，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与异质文化平等对话，不断汲取人类文明进程中

¹⁰ [俄] 索洛维约夫·Вл 著，贾泽林等译，《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6页。

所创造的精神资源，使民族文化积极有效地参与人类共同精神价值的建构，解决人类文化共同面临的问题。俄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便是很好的例证。那种过分强调自己民族文化的完善性、优越性而拒斥其他文化以及完全效法、照搬他国文化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

参考文献：

- [1]Живов. В. М. Культурные реформы в систем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петра I//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ом III, Москва, 2000.
- [2]Лотман Ю. М.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M], Москва, 1999
- [3] Кондаков И. В. *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M], Москва, 2007
- [4]Л. Г. Березовая, Н. П. Берляков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Москва, 2002.
- [5] 亚历山大·普希金，《罗斯拉夫列夫》，
<http://www.my285.com/wgwx/zpj/pxi/09.htm>.
- [6] [俄] 列夫·托尔斯泰著，刘辽逸译，《战争与和平》，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 [7] [俄] 卢永选编，《普希金文集》第七卷，张铁夫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
- [8] [俄]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著，汪剑钊译，《自我认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 [9] [俄] 索洛维约夫·Вл 著，贾泽林等译，《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